

# 矿区小年暖人心

陈丽斌

人们总是活在朴素又滚烫的希望里,一年又一年,揣着对日子的美好期盼,守着一颗虔诚而赤诚的心,在大地的厚重里,认真又顽强地一岁一安然。转眼便是腊月二十三,北方小年,在我心里,从这天起,年就算真的拉开了序幕。

祭灶神、扫堂尘、翻一翻年货清单,缺什么便赶紧补上,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仪式感。老话说“民以食为天”,人间最动人的,从来都是这烟火缭绕的寻常日子。饭菜飘香里藏着深情,岁月流转中浸着暖意,所谓年味,就是这样一种独属于家的、踏实又温暖的香。

立春已过,大街小巷都浸在“忙年”的热闹里。中国人向来把节日看得郑重,每一个传统节日,都藏着用心的准备。汤圆、月饼、粽子、腊肉……一年之中,节日像一个温柔的节点,让奔波的人有理由停下脚步,围坐在一起,说说近况,叙叙家常。

亲情就像一根绵长的绳索,那些大大小小的节日,便是上面最温暖的结。这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家文化,有家,心里才有热望;有亲人,日子才有奔头。老人对子女毫无保留的付出,子女对长辈发自内心的孝顺,一代又一代,把家的温度稳稳延续。

忽然想起那天路上遇见两位老人,停下脚步缓了口气,目光望向山腰。老人轻轻举起手中的红袋子,声音温和却有力:“山上还有位老人家,去看看她,接她回家过年。”袋子里,露出几串七彩的挂纸,红的、金的,在冬日里格外亮眼。

人间岁月,最动人的便是这份真情。有人惦记,有人牵挂,年才有了真正的味道。我也在这烟火人情里,慢慢读懂了生活,爱上了

人间。生活之所以有滋味,正是因为尝过了人间的冷暖、牵挂与温柔。我把这些细碎的感动藏在心里,反复回味,再慢慢写成文字,留住这份温暖。

小年里,有人祭祀祈福,有人清扫除尘,街头巷尾都是忙碌的身影。有人问:“都小年了,还要忙到什么時候?”年轻人笑着回答:

“只要有活干,就不休息。”这样肯吃苦、肯实干的年轻人,日子怎么会不红火?如今的年轻人,少了几分虚浮的好面子,多了许多脚踏实地的务实,不挑三拣四,不怨天尤人,认认真真干活,踏踏实实生活,眼里有光,脚下有路。

腊月二十三的矿区,气温依旧很低,山间草木清寒,空气干爽清新。深吸一口,远山轮廓分明,人间烟火声声入耳,心里满是踏实与安宁。

矿区里有很多平凡又了不起的人,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,不仅撑起了家庭,过上了安稳日子,更在忙碌中坚持学习,活出了自己的价值。有人说:“我读书少,可不代表我不读书。”他们一边扎根岗位,一边坚持

阅读,不断提升,在平凡的日子里,悄悄让自己变得更优秀。

“在一个领域深耕,就一定会收获。”有人这样告诉我。哪怕文化程度不高,也从未停止过学习、停止过向前。想要做成一件事,无外乎两个词:一是用心,二是坚持。这朴素的道理,正是矿区人最真实的生活信条。



古民俗里,小年夜要祭灶王爷,祈求新一年平安顺遂、衣食丰足,愿天下苍生安康喜乐。在这个小年夜,我也在心里默默祝愿:愿人间疾苦少一点,平安喜乐多一点,家家安稳,人人安康。

年年有小年,岁岁皆不同。变的是岁月,是光景,是生活的模样;不变的,是我们对生活滚烫的希望,是对亲情、对人情的珍视,是一代又一代人,认真生活、努力向前的模样。

岁至小年,春意已近。愿我们都带着这份温暖与期盼,稳稳当当,走向更有奔头的崭新年。

(作者单位:镇城底矿)

小区公告栏的红纸日渐黯淡,像一块陈旧的饴糖。电梯持续吞吐,甜味的暮色。我们不再提及,那位会迷路的神明。

糖果店玻璃罐反着光,麦芽的乳牙黏住,所有出走的音节。许多字在扫码时变轻:“吉祥”“如意”“安康”我们习惯与收款机对暗号。

灶台洁净如初诊室,金属表面浮着,消毒水气味的月光。二十三枚硬币在抽屉深处,替消失的香炉继续生着,薄薄的绿锈。

物业送来通知单时,厨房感应灯突然苏醒。抽油烟机通风管,传来遥远的吞咽声——整座楼宇的油烟气,正逆着风向某个地址汇集。

而我继续撕下日历,看纸屑如何螺旋,如何构成一种,比灰烬更缓慢的上升。烟道震颤着,传来整个北方轻轻磕碰瓷碗的声响。

(作者单位:屯兰矿)

## 小年辞灶

张冬

## 小年有痕 岁月留香

常黎玫

腊月廿三,小年将至。窗外寒风凛冽,办公室里暖灯明亮,指尖划过手机屏幕上琳琅满目的年货链接,我却忽然被一阵遥远的甜香拽回时光深处,那些与姥姥共度的小年,在时光的褶皱里,愈发清晰如昨。

煤矿工人村的冬,总裹挟着煤尘的气息,却因小年的到来而添了暖意。寒假里,父母忙于工作,我便整日赖在姥姥姥爷身边,他们的家,便是我的新年驿站。记得老辈人常说,腊月二十三,灶王爷上天,要吃糖瓜粘,甜住灶王爷的嘴,让他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习俗,是对烟火生活最质朴的祈愿,也是姥姥雷打不动的坚守。每到这一天,不管多忙,姥姥总会早早备好祭灶糖,那是童年里最甜的盼头。长的、短的、圆的,琳琅满目,那灶糖,酥脆如冰,甜度沁心,小孩子一般都贪甜,我总忍不住多讨几块,姥姥便笑着嗔我:“小馋猫,当心牙疼!”

小年扫尘,是另一场热闹的序幕。“二十四,扫房子”,老规矩里,扫尘是除旧布新,扫去一年的风尘与晦气,迎来新年的洁净与顺遂。姥姥姥爷身体硬朗,总能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收拾得一尘不染,而我,便是最得力的小帮手。端盆、涮抹布、搬梯子、扶梯子,小小的身影忙前忙后,乐此不疲。

扫尘过后,厨房便成了姥姥的魔法工坊。屋里挤得连落脚的地方

都没有,面盆摆了一地,白花花的面团在案板上堆成小山,姥姥的双手仿佛有魔法,将平淡的面粉,揉成新年最动人的模样。蒸馒头,是小年里最隆重的事,普通的白面,在姥姥的手里千变万化。她揉面、掐剂、塑形,剪刀剪出鱼鳞,筷子点出花蕊,平凡的面团瞬间有了生命——小鱼馒头活灵活现,花瓣馒头层层绽放,枣山馍巍峨如塔,每一样都藏着美好的寓意。小鱼象征年年有余,枣山祈愿日子红火节节高。姥爷则负责蒸馍,姥姥时不时叮嘱:“水别烧干了。”我总爱凑在旁边,用指尖摩挲小鱼馒头尖尖的鱼鳞,触感微刺,却奇妙地令人心安。馒头出笼时,圆滚滚地冒着热气,姥姥捡出最俏皮的小鱼递给我:“快吃,吃了鱼馍,年年有余。”那绵软微甜的滋味,至今仍是我舌尖上的乡愁。

那些在姥姥家度过的小年夜,像一帧帧泛黄的老照片,在我脑海里定格,清晰如昨。烟火味与面香交织,笑声与锅碗瓢盆的声响和鸣,慢时光里,藏着最纯粹的幸福,藏着老一辈人对生活的热爱,对传统的坚守。姥姥用一双巧手,把平凡的米面,变成新年的期盼;用一腔温柔,把童年的时光,酿成甜美的回忆。

如今,姥姥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,我告别了童年,告别了校园,走上工作岗位,转眼已是三年。日子过得飞快,城市发展日新月异,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,住上了宽敞明

亮的楼房,超市里的年货琳琅满目,想吃祭灶糖、馒头,随时都能买到,不必再像从前那样,一家人围在一起忙碌整日。但我依旧会买上甜甜的祭灶糖,会学着姥姥的样子,打扫房间,除旧布新,只是少了那双布满皱纹却灵巧无比的手,少了那句温柔的夸赞,少了那间满是面香与欢笑的小屋子。站在明亮的厨房里,看着锅里翻滚的热气,我总会想起姥姥,想起工人村里那些慢腾腾的小年时光,有着最浓的烟火气,最真的亲情味,那是刻在我生命里的乡愁,是无论走多远,都魂牵梦绕的根。

原来,小年从不是简单的日期,不是形式化的习俗,它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情结,是对过往的感念,是对未来的期许,是亲情的传承,是岁月的温柔。姥姥虽已远去,但她教给我的勤劳、善良、对生活的热爱,对传统的敬畏,早已融入我的血脉。

小年的风,依旧温柔;小年的甜,依旧绵长。那些留在工人村的时光,那些姥姥陪伴的岁月,从未远去。它们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力量,提醒我珍惜当下,感恩拥有。烟火年年,岁岁平安,小年有痕,岁月留香。愿这传统的习俗代代相传,愿亲情的温暖岁岁绵延,愿我们在奔忙的时光里,永远记得那份最初的甜,那份最真的暖,在每一个小年,都能寻到心底的归处,念起最牵挂的人。(作者单位:镇城底矿)

## 家庭



骏马奔腾

崔民贵(退休)